

荔枝罐头“叮当”的夏天

■ 贾荟册

对于内陆人来讲,小时候,荔枝是稀罕物儿。我第一次品尝荔枝,是亲戚送的荔枝罐头。

那次,我妈刚做完结石手术,平日走动频繁的亲戚都知道她爱吃甜食,病房的床头柜上,很快放满了她平素爱吃的各式糕点。

唯有我妈妈的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侄子最为特别,他带来两瓶用红色网兜装着的荔枝罐头。

他小心地把罐头从网兜里掏出来,放在桌上,玻璃瓶子发出叮当的轻微脆响。大人们在寒暄,我们小孩的注意力却全在这两瓶罐头上。透过清亮的玻璃瓶,能看到里面鲜活的荔枝果肉莹白如雪,糖水清澈透明。果肉在其中若隐若现,仿佛一颗颗珍珠在水中漂浮。我们姐妹俩垂涎欲滴,但客人还在,也不好意思开口说想马上打开来吃。即便客人告辞离开后,想吃罐头依然要等机会。那时还没什么保质期的概念,大人们习惯了节俭,轻易不舍得打开,客人带来的礼品总要珍藏很长时间。

在等待的时间里,我和妹妹已经用目光把这两瓶罐头“盘得包了浆”,玻璃瓶子上贴着标签,上面印着两三支荔枝的广告图片。画中的荔枝果肉圆润饱满,洁白如玉,果壳鲜红透亮,仿佛能透过纸面感受到它的鲜嫩多汁。果枝上挂着几片绿叶,更添几分生机与诱人气息。我们对着放到柜顶的两瓶罐头,看了又看,一次次的想象又不断地丰富着它的味道。

想要让我妈打开罐头并非易事,那时候的水果罐头是家里的贵重物件,非得赶上头疼脑热或是捧回100分的试卷,才有机会。终于等到“六一”表彰大会——妹妹第一批次加入少先队,我也捧回优秀少先队员的奖状。回到家,妈妈眉开眼笑地拿出荔枝罐头作为奖励,我和妹妹趴在桌上,口水流下“三尺长”。

罐头好吃盖难开,开罐的艰难任务落在了爸爸身上,装荔枝的罐头是那种老式的广口矮胖玻璃瓶,为了保证罐头的密封性,厂家将荔枝罐头的盖子铆得特别紧。我爸双手半握拳,像拧螺丝

一样使劲一阵拧,再将罐头倒过来,在底部“咕咚咕咚”一顿拍,最后抄起平口螺丝刀小心翼翼地瓶口边缘撬动,用力小了打不开,力道大了又怕把玻璃瓶弄碎,耐着性子,软硬兼施,正面直攻,侧方出击。终于,“扑哧”一声闷响,糖水裹着果香突然涌出来,我们兴奋不已,爸爸顺势掀开了盖子。

打开罐头的那一刻,甜丝丝的味道弥漫开来,未用嘴尝,我们的鼻子已率先判断出荔枝罐头的甜美。一颗颗去核的荔枝果肉厚实饱满,洁白无瑕,新鲜得就像刚切下来似的,又因在糖水里浸泡,看上去晶莹剔透,闻起来果香诱人。接过妈妈递来的汤勺,我故作镇定,慢悠悠地舀了一勺,轻轻咬上第一口荔枝。果肉绵甜细滑,水果的甜加上糖水的甜,顿感口舌生津,甜蜜润心。妹妹迫不及待地在一旁问:“甜不甜?”我一个劲地点头,赶紧把汤勺让给了妹妹。

荔枝罐头的口感足以让人惊艳,清甜中带着一丝凉意,让我有些不忍咽下,生怕这份味蕾间的奇妙感觉逃

走了,要在口腔里多含一会儿,细细品味。在这回味的瞬间,汤勺又转给了妈妈,再转给了爸爸,他们浅尝一口,又把勺子转给了我和妹妹。

你一勺勺,我一勺勺分吃完荔枝后,我和妹妹小心翼翼捧起玻璃罐,你一口,我一口,把剩下的糖水一小口一小口抿在嘴里,相视而笑,满脸陶醉。

留下的玻璃罐头瓶则成了盛夏时节钓小鱼小虾的神器,往罐子里放上一块吃剩的馒头,用绳子在罐口打出十字结,拽住绳头,把罐子稳稳沉入河边水草丰茂处,过一会儿再快速拉出水面,满瓶小鱼小虾就在透明玻璃瓶里乱窜,承包了我童年整个夏天的快乐。

如今,随着物流的发达和物质的丰富,吃上新鲜荔枝再不是什么难事,为了解决运输不便而制作的荔枝罐头反而难觅踪影,而我,却无比怀念那一口甜丝丝的滋味。也许我怀念的从来不是罐头,是那个物资匮乏却饱含期待的夏天,是家人围坐分食时,连糖水罐头都喝得叮当响的小幸福。

地铁里的毕业祝福

■ 吴春华

6月的南京,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热气,裹挟着淡淡的离别愁绪。我在姐姐家小住一周后,踏上返家的旅程。返家时,需先乘地铁3号线到大行宫站,再换乘2号线到经天路站,然后出城。

登上地铁3号线,车厢不算拥挤,我挨着一个带着行李箱的男孩坐下后,开始闭目养神。列车一站一站到达,机械女声一站一站地报名。有一站,那个广播女声报完站名后,突然话锋一转:“南京地铁祝毕业快乐,千山万水,一路顺遂。”还有一站,广播的是:“南京地铁祝毕业快乐,愿永远年轻,永远在路上。”

这意外的祝福像一束阳光,穿透了地下通道的阴冷,让匆匆赶路的乘客们有了反应。我马上睁开了眼,身旁那位男孩也从手机屏幕里抬起头,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,嘴角微微上扬。

现代地铁系统堪称人类工程学的奇迹,它用几乎精确到秒的调度、分毫不差的停靠、循环往复的运转,构成了庞大而精密的城市交通机器。乘客们习惯了自己物化为运输系统中的一个数据点,他们低头刷手机、戴上耳机隔绝外界,在沉默中完成从A点到B点的空间转移。

报站系统原本只是这部机器中功能性的部件之一——准确、清晰、不带感情。正因如此,当这个向来只会播报“下一站是……”的机械声音突然说起“毕业快乐”时,才让我感受到了某种近乎诗意的违和感。它短暂地打破了地下空间的情感荒漠状态,让人们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中,意外地感受到了人性的温度。

初夏的毕业季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生命节点。从幼儿园到大学,每一次毕业都标志着人生一个章节的结束与新篇的开启。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常常让我们忽略这些仪式的重要性,而地铁里的这句毕业祝福语,它通过冷硬的渠道,传递了共通的祝福,让公共空间突然有了私人情感的温暖。当理性突然展现柔软的一面时,我们产生的感动往往更加深刻。

城市生活常被诟病为冷漠疏离。在报站声里添加毕业祝福,这一创意体现了一种城市管理的智慧——将功能性与人文性巧妙结合。它不需要额外成本,却能收获较大的情感收益;它不干扰地铁的核心功能,却丰富了乘客的体验维度。技术越发达,我们越需要这样的人文触点来平衡科技带来的疏离感。

当地铁列车再次启动,那句毕业祝福的回声逐渐消散在隧道中,但它所唤起的情感涟漪却在我的心中持续荡漾。这些细微的人文关怀正在重新定义我们与城市的关系——不再是冷漠地使用与被使用,而是有了更多情感上的相互滋养。

千山万水,学子们终将各奔前程;当城市的钢铁管道里流淌着这样温暖的祝福,我知道,无论我们前行多远,总有一份温柔的力量在身后默默守护。

童年的西红柿

■ 商艳燕

西红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,可做菜又可生食。

小时候的西红柿味道回味悠长。一个熟透的西红柿一掰两瓣,晶莹似雪的沙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咬一口,绵软甘甜,又带着些许的酸涩,汁水顺着牙缝淌出,我几口就把一个大西红柿吞下了肚。

那时家里有菜园子,母亲种的西红柿枝干比我们小孩儿的个子都高。高高的架子上,西红柿硕果累累。母亲种植时我只是贪玩,不曾注意过它是如何长起来的,只有结了小青果后才注意到它的存在。一大串一大串的西红柿结在枝头,藏在架子里,看得叫人心急,只盼着它们早一天红起来,好让我天天吃。

红日头一天天地照着,把青果们照出了红颜色。原本沉郁的绿慢慢淡下去,从心里透出一丝丝红。慢慢地,这红从内而外地向外晕染,半青半红着。我迫不及待地摘着吃,带着一点点微酸。越来越多的西红柿红起来,一放学,我就站在菜园边找寻红透的果子,摘一个用手蹭蹭就赶紧放到嘴里。一会儿就两三个下了肚,肚子鼓鼓的,一点也不饿了。外面一圈的西红柿摘完了,我猫着腰钻进架子里去摘,胳膊蹭在西红柿的粗秆子上,惹起一道凉气和一股奇特的酸味。我顶爱闻那味道,专门蹭着秆子好多闻几下。

秋天的光越来越亮,院子里似乎飘着微凉的小风。西红柿的叶子不断地耷拉下去,仿佛害了病。西红柿秧子上还会结出一些小西红柿,可是没有多少劲头了。结出来的果子只有乒乓球大小,很难变红,像石头一样硬,形状也多畸形。

很多大大的西红柿被摘下来,晚上一家人围坐一起做西红柿酱。葡萄糖瓶子用开水

烫过,塞入煮熟去皮切碎的西红柿,塞进瓶上锅蒸透。一整个冬天,家里就都有西红柿酱可吃了。妈妈爸爸是主力,我们只是打下手的。但是一晚上一家人围坐一起干活的场景,如今历历在目。

这些事情,做起来仿佛天经地义自自然然。然而自己成家后才发现,无论是种西红柿,还是做酱,其实都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种西红柿原来并不简单。不能浇太多水,施肥要得当;不能让秧子疯长,适当地管理才能收获更多果实。我尝试多次,总不怎么成功。我才知道,儿时一整个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西红柿,原来都是母亲的功劳。父亲在部队,很少在家,回家后在农活上也没什么经验。母亲却十分能干,把一片小菜园管理得年年丰收。我照着手机上的教程学,学了多少次也收获欠佳。想当年陶渊明归田,“草盛豆苗稀”,其实也是这个情况,种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但我还是喜欢种西红柿,只因它是最好种植的一种蔬菜。只要不过分浇水,它总是长得高高大大的。有一年,我不小心碰折了它的主干,原以为前功尽弃了,抱着一丝歉意把它扶起来,撑在棍上。没想两日后,却发现折断处奇迹般地又结合在一起,只是结了一个硬瘤而已。从此,我更喜欢西红柿了,觉得它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品质,随遇而安、坚强大方等等。

今年,我又种了西红柿。这次我学聪明了,一下子种了很多株。虽然每株的果实不是很多,但胜在株数多,收获比以前强了许多。人们常说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种地基因,一旦觉醒就会想要种地。我觉得自己只是在种西红柿的过程中,找寻那逝去的童年。

我的妈妈是「花痴」

■ 吴熙婷

从我能记事起,妈妈就在不停地种花,不断地买盆、买土、买肥料,在阳台上种花、在防护栏上种花、在小区的园子里种花,凡是不拒绝她种花的地方,她都要开拓式地种花。她不仅对花有着深厚的热爱,更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感投入。这份痴迷,几乎可以称为“花痴”。

妈妈对花的热爱,犹如一位严谨的学者对待其研究领域那般深沉而专注。她总能因地制宜地种下各种花,并对其习性了如指掌。工作之余,她总是在她的花前忙碌,拔草、浇水、施肥、修枝、疏蕾,精心呵护着、照料着,每一朵花的绽放,都是大自然对她的微笑。

因为妈妈对花的痴迷,也让我们不断地搬家,从没有阳台的房子搬到有小阳台的房子,从小阳台房子搬到大阳台房子,又从大阳台房子搬到有露台的房子,然而大大的露台依然难以满足她,她说要想植株长得好,还得接地气,地栽才是花儿最好的归宿。“平生无嗜好,有地种花看”,想有个院子,有块地种花成了我妈心中的执念。于是,我妈开始全成都找院子,我可以种花的大院子,从东找到西,从南找到北,从市内找到郊外,找了3年,终于紧着我家的积蓄在近郊买了一个大院子,我妈妈的通勤时间也由10分钟变成了1小时,但她觉得,为了花值当。

刚买到的院子,杂草丛生,乱石嶙峋,一片像样的泥土都难以寻觅。老爸说找设计师

和施工队吧,我妈说不用,“我的院子我做主”,她撸起袖子、抡起锄头,一片一片地除草,一寸一寸地翻土,一块一块地掏石头,划线分区,改良土壤,植株规划……汗水滴落,融入土地,种下希望,静待花开。从此,我妈有了另一个职业——有院子的花农。清晨,天蒙蒙亮,她挖土种花;深夜,她打着手电挖土种花;下暴雨时,给她挡雨;烈日炎炎,又要给花遮阳;她的业余时间几乎全被花占有。不知不觉,我妈在院子里种下了一百多个品种的花儿,在她的精心呵护下,每棵花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,回报老妈四季灿烂。我常常看到她静静地蹲在花丛中,温柔地望着,眼中闪烁着欣赏与满足的光芒,这一刻,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她对花的热爱与陶醉。

小区的业主群,以前静悄悄的,自从我妈加入后,带动了一大批叔叔、阿姨、哥哥、姐姐天天在群里交流养花经,后来这群“花痴”单独成立了一个养花群,专门来显摆他们的花。一到周末,妈妈的许多花友就会到我家,一边赏花一边取经。妈妈不仅“传经授宝”,还把她扦插的植株分享给他们,以花为媒,用花交友,与世界对话,与自然交流。

我觉得,妈妈对花的痴迷,是一种对生活和自然的热爱,是一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。她的这份痴,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and 老爸,使我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和热爱。我为有这样一位“花痴”老妈而骄傲。

六月炎天时霎雨

■ 周丹

欧阳修的词中有一句“六月炎天时霎雨”,形容得十分贴切。刚刚万物还在烈日下无声蒸腾,蝉鸣成为一团团滚烫的噪声,骤然间一阵雷声碾过天际,天降甘霖,豆大的雨点“噼里啪啦”砸下。

这雨,不分昼夜,来得急,去得也快。虽只片刻,却涤荡燥热、洗濯尘嚣。

6月的每一场雨,都足以让一个村庄从昏沉中惊醒,让孩童的眼里绽出光来。想起儿时,在皖北乡村,对这雨满怀期待,总是念叨着。

没下之前,先是日头正上,阳光灼人,树影仿佛都凝固在地面上。父母还在田埂上劳作,忽见天际的云彩开始聚集,由淡而浓,由白转灰,继而乌沉沉地压下来。空气也由热转闷,还夹杂了些许湿气,黏糊糊的,让人喘息困难。父母急匆匆地往家赶,半路上不忘转道晒场把麦粒拢成堆,拿塑料布草草盖住。刚到家,一道闪电撕裂了沉闷的天幕,雷声轰隆而至,如同天鼓擂动。然后雨点像断了线的珠子,先滴在瓦片上,然后沿着屋檐往下砸。

下雨的时候,父亲搬来藤椅靠在门旁,就这样坐着看外面的雨,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也伸头朝着父亲望的方向看去,只能看到天河一般的水倾泻下来,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水汽,偶尔还会闻到泥土的腥气。这时母亲切开用井水镇着的西瓜,鲜红的瓜瓤“咔”一声裂开,我便对这雨没了兴趣,只顾和姐姐抢着吃。“慢点,多着呢!”母亲哭笑不得。我们假装没听到,依然手嘴并用,左手吃一块,右手拿一块,直到撑得实在吃不了才作罢。

这么声势浩大的雨,不过一盏茶的工夫,雨声渐疏,云层渐薄,阳光从云隙间探出头来,重新洒向大地。雨后的空气澄澈无比,草木青翠欲滴,每一片叶子都饱吸了雨水,舒展着腰肢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我们早已按捺不住,赤着脚丫冲入积水的小洼。好多小伙伴都来了,大家踩着水花,跑来跑去。有的小伙伴会突然跳起来蹦到你旁边,看你被溅了一身,才笑嘻嘻地跑开。我们便追过去,追不上使用手舀水,远远地泼过去。大家嘻嘻哈哈,远远就能听到银铃般的笑声。这笑声与屋檐的滴水声交织在一起,成了雨后最动听的余韵。

6月的雨是不讲道理的,如今在城市住,它依然来的时候汹涌奔腾,去的时候润物无声。我在阳台上,看天地间仿佛挂起了一幅巨大的珠帘,晶莹剔透,将暑气隔绝在外。雨点敲打在城市的心脏上,叮咚作响,洗尽了蝉鸣的聒噪与尘世的喧嚣。只是不同的是,童年的欢笑声似乎听不见了。

多年后,我读到苏轼“白雨跳珠乱入船”,眼前不由浮现故乡6月雨后的溪流——那蹦跳的岂是雨珠?这6月的降雨,原是大地写给童年的温柔信笺。墨迹被岁月晒干后,信里藏着的蝉鸣、水泡与欢笑声,却永远在记忆的雨季里鲜活下去。

清水出芙蓉

许双福摄